《紫禁城》二〇一三年第一期刊发《寿考维祺——宁寿宫花园的长寿意境》一文，介绍了花园里养和精舍、倦勤斋和玉粹轩中的几幅通景画，其中玉粹轩明间西壁的一幅，除在该期全幅刊出外，又于当年每一期的封面和封底分别刊载各个局部。如此频频亮相的一幅画作，对它的解读自以准确为宜，至少也要努力贴近画旨，而它正是很标准的「乾隆趣味」。

特稿

乾隆趣味

宁寿宫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通景画的解读

扬之水

曾任《读书》编辑。一九九六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善于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名物研究中，著有《诗经别裁》、《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等。

宁寿宫花园的营建始于乾隆三十五年，四十四年完工，是乾隆为自己归政后设计的居所。玉粹轩即位于花园的第四进，坐西朝东，三开间，歇山顶。钦命绘制室内明间西壁通景画，则为乾隆四十年。通景画在清宫档案中又称作线法画，它以中西技法相结合的方式制成颇有立体感的整壁图画，利用视象错觉延伸室内空间，因成一种独特的室内装修形式。占满玉粹轩明间西壁的通景画，便是借用壁前的落地罩之「实」，而以画笔推出进深之「虚」，以成罩内的一个视象空间。画中灯笼框夹纱落地罩的式样与通景画前方的落地罩几乎相同，唯前者的隔心与横披心为山水画和花鸟画，后者为团龙八宝芝麻纱。

这一幅通景画并没有标题，审其内容，实当名作「岁朝婴戏图」——迎面张贴的一副对子，联语作「亿万人增亿万寿，泰平岁值泰平春」，原是出自乾隆三十七年御制诗《元旦试笔》，正是点明时序，即岁首。图中孩儿的嬉戏，便都是清代、也是乾隆年间各式岁朝图中最常使用的艺术语汇。

虚景中的暖阁迎面条桌上放着两函书，三轴画，中间是仿青铜带座簋的香炉，上面紫檀木盖，盖顶嵌了荷塘鹭鸶的玉钮，炉侧一个露出大半面的水盂，里面斜着小勺。下承小木架的美人觚里设一柄风卷荷叶白玉如意，流苏一束垂在口沿。

条桌前面五屏式大理石围子的罗汉床上坐了一位佳人，头上戴着昭君套，齐额围着点翠攒珠的遮眉勒，头顶挽着乌油的发髻，髻边遍插金点翠珠宝花和几枝口衔璎珞的金珠凤，耳边一对金镶珠葫芦耳坠。一只袖口伸出玉腕，腕上戴着金镯子。身边一个嬉戏小儿，外罩小小一袭月白色交领袍，胸前和肩头是彩绣辉煌的出水蟒，袍下露出撒花裤子，头戴一个露顶的护耳

帽，是宋人「搭罗儿」之遗意，（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五《服饰》「搭罗儿」条：「《武林旧事》载诸小经纪，有『发垛儿、搭罗儿、香袋儿、符袋儿、襻膊儿』。按：搭罗，乃新凉时孩子所戴小帽，以帛维缕如发圈然。」此当是以古代名称证作者的当日物事。）帽前缀一个金寿星。一副金镶宝的项牌挂在脖颈上，下垂璎珞和镶珠嵌宝的吊坠。

不远处一个左手持鼓右手持槌的女孩儿，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头饰同坐在床边的佳人相仿，外罩藏青色折枝葵花比肩褂，耳边一对金镶一珠耳坠，脖子上戴了金镶珠宝项圈，项圈相对处的两端各是一个头顶红宝的螭首，下缘的一对小金环用珠串挂了一个金镶珠宝的吊坠，手腕上戴着金镯子，项圈两侧各系一条撒花红绢子。

对着格扇的一位佳人，挽向脑后的发髻一方银褐色冰梅纹覆帕，即俗名「包头」者，（清尤侗《旅次无聊戏作香奁咏物诗二十四首》，中有一首为《帕》，题下自注：「俗名包头。」句云：「一幅乌纱裁半张，折成方胜掩轻黄。薄披鬓翼玄增鉴，低压眉山翠卷扬。梅殿故遮新点额，晶屏先护晓霞妆。」）包头两侧是金镶珠宝点翠花簪，一枝金凤，一枝蝶赶花，又一枝金镶宝如意，各式簪钗满插在发髻上，耳垂挂着金镶珠耳坠。上罩一件蓝地泥金百蝶衫，系一条银灰色流云舞鹤抱腰，下着白裙。面对的格扇上画着蝶赶菊，却影影绰绰映出倩影，那么当是一扇玻璃，或即《红楼梦》中提到怡红院里的「镜壁」。（《红楼梦》第五十四回道宝玉回到怡红院中，「虽是灯光灿烂，却无人声。麝月道：『他们都睡了不成？咱们悄悄的进去唬他们一跳。』于是大家蹑足潜踪的进了镜壁一看，只见袭人和一人二人对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头有两三个老嬷嬷打盹」。又十七回至十八回曰怡红院房内「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倏尔五色纱糊就，竟系小窗，倏尔彩绫轻覆，竟系幽户」。）

旁边一个藤编的黑漆面绣墩，两小儿正向绣墩上的瓷瓶里插花，一个手拈梅枝，一个手里攥一枝山茶，绣墩上横一枝结着红豆的南天竹。小儿戴着「搭罗儿」，其中一个头顶上露出点翠镶珠撇着一枝红绒球的束发金冠。

贴着格扇的地上一个炕几，上置紫檀木茶具，又宜兴壶一，矾红团花茶瓯一，前面一个斑竹茶炉，炉上顿着一个宜兴茶铫子。

左边格扇开敞处露出半个月洞门，仿佛通向室外，外面正有假山石畔两个攀树折梅的小儿。一树梅花、几丛南天竹，与对角线上实景中的插瓶小儿恰是相映成趣。



玉粹轩院落



玉粹轩内景



玉粹軒明間西壁通景畫（局部）


泰平歲值泰平春



缂丝毛人物挂毯（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通景画中的室内陈设、人物妆束以及人物动止，处处可见斟酌，自是出于悉心安排，务求笔致妍美精丽，境象谐畅和暖。可与通景画同观的另一件乾隆时期物，为清宫旧藏「缂丝毛人物挂毯」，系乾隆年间苏州为宫廷织作的窗户毯。从图案内容来看，也是岁朝图之属，不过场面稍大，自然容纳了更多的细节。

挂毯图案虽非线法画，却也是一个由近及远见出景深的画面。开敞的厅堂里帘幔高卷，一溜儿格扇门开在后面，流云百蝠大屏风一架为障，贴着屏风一个翘头长案，长案两侧一对戳灯。案置两函书，一个坐在木架里的美人觚，又一个木座上的方鼎，一柄垂着流苏的白玉如意。缠枝西番莲的耸肩瓶里捧出梅枝、山茶和松枝。挨着长案，是一个嵌大理石五屏式围子罗汉床，卷书式足炕桌放在床侧，几上设着炉瓶三事：一个鱼耳炉，炉边一个香盒，匙筯瓶里插着香匙和香筯。

女子十三，个个以帕覆首，额上系了遮眉勒，上边戴着昭君套。覆首之帕或翠蓝，或湖绿，或秋香，有的正面押一枝口衔璎珞的翠凤，有的侧面一枝带叶的花朵。坐在罗汉床上的佳人怀抱小儿，昭君套、遮眉勒之下，又一个秋香色冰梅纹的观音兜。罗汉床前一个带底屉的束腰大圆桌，两边一对卷书式搭脑扶手椅，步步高的管脚枨，底端铜套足。圆桌左手椅子上坐着头戴翠蓝幅巾的苍髯老者，蔼然侧首向着送来一柄如意的小儿。椅子旁边一个穿着葱绿比肩褂的捧盒小鬟，目光对着手摇博浪鼓的一个小儿。

侧墙横一个条桌，上面放着书函、卷轴，紫檀架的盘子里摆着数个娇黄玲珑的大个儿佛手。条桌两边各一对绣墩，前面是四角霸王枨的方桌和两个杌子。方桌上摆着一个骰盆，盆里放了骰子，旁边两组筹。

画面近景为一对青花缠枝莲大花盆，两组婴戏图便各以花盆为中心。一侧的青花盆里开着牡丹，另一侧为芍药，当是暖室熏治的唐花，也是岁朝时节的点缀。（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唐花」条：「凡卖花者，谓熏治之花为唐花。每至新年，互相馈赠。牡丹呈艳，金橘垂黄，满座芬芳，温香扑鼻，三春艳冶，尽在一堂，故又谓之堂花也。」）当地一个古绿铜尊，里边插着梅枝和山茶，旁边蹲着一个孩儿，手把松枝和翠竹，方待插瓶，又一小儿扛着一大杈南天竹兴冲冲走来。另有孩儿持戟，拈花囊，捧石榴，抬水仙盆，握灵芝。另一侧的花盆旁边，一众孩儿敲锣、击鼓、吹锁呐，吹排箫，拈炮仗。

以通景画与挂毯图案相互对照，可见构图以及布景、人物乃至相关的诸般细节，多有相似，在此意义上也不妨说，前者是简本，后者为繁本。

两件作品的点题之笔，皆以花事为其一：梅花、山茶、南天竹，岁朝之丽景也。《帝京景物略》卷三「草桥」条曰，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居人以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入春而梅，而山茶」。南天竹，也作天竺，清初陈淏子《花镜》卷三「南天竹」条曰，「南天竹（一作竺），一名大椿，吴楚山中甚多。树高三五尺，岁久，亦有长至丈者」；「叶似苦楝而小，经冬不凋，实干敷枝。三四月间开细白花，结子成簇，至冬渐红如丹砂，雪中甚是可爱，亦可制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六年瓷胎画珐琅胆瓶一对，其一绘腊梅、天竺和水仙，花枝之侧两行诗，道「素萼枝枝封蜜蜡，明珠颗颗迸珊瑚」；其一绘桃花翠竹和八哥，题诗曰「可人鸲鹆知春色，长占东风第一枝」，是岁朝而入春也。又一幅缂丝《岁朝图》，一个大



缂丝《岁朝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瓷胎画珐琅胆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葫芦占据了整个画面，葫芦的亚腰上方为诗塘，下方一个青花美人觚，里边满插山茶、梅花和天竺。诗塘为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题钱选岁朝图》御制诗，句云「婀娜茶红报春丽，郁芬梅白飐风鲜。瓷瓶插处间天竺，石盎植来惟水仙」。可知茶红梅白间天竺，正是岁朝花事中的盈盈春色。

切「岁朝」题旨的婴戏，又有打太平鼓。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六《凤城新年词八首》之八：「茧纸轻敲作鼓声，衙环络索铁铮铮。踏歌连臂同儿戏，何限年光付送迎。」此所谓「凤城」，指京城。这是清代前期时候的情景，此际「太平鼓」之称也许尚未通行。之后有胡天游《太平鼓歌》：「鼓声博博何处起，大儿小儿闹成市。腔以竹枝鞔以纸，小儿相和大儿喜。大者称相小者卿，齐声应鼓歌太平。争击但道鼓有声，安知鞔裂无鼓鸣。语儿缓打儿莫顾，急唱太平转无数。儿歌儿舞忽罢时，须臾鼓弃街头路。」胡氏生于康熙三十九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据此歌所咏，太平鼓尚只是孩儿戏具，似未系于岁时。或以「齐声应鼓歌太平」之故，大约

很快它即成为元夕行事之一。作于康熙年间的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有《太平鼓》一首，题下自注：「形圆平，覆以高丽纸，下垂十余铁环，击之则环声相应，曲名『太平年』，农人元夜之乐也。」词云：「句丽画纸黑连环，春鼓声中不夜天。怪道灯街杖农乐，歌声已是『太平年』。」嘉庆初年的《燕台口号一百首》中也有一首道元夕打太平鼓，因名之以「送年鼓」：「轮跳百索闹城阇，元夕烧香柏作薪。络索连环声响应，太平鼓打送年人。」句下自注：「元夕儿童作跳百索之戏，又以高丽纸厚糊作羯鼓，柄挂数铜圈，随击随摇，名太平鼓，亦曰『送年』。」（编者前言曰《燕台口号一百首》的作者可能是查揆，并推定写作时间为嘉庆初年。）再后，它又有了「迎年鼓」之称，制作材料也有所改变，即由竹枝作鼓圈、鼓腔蒙高丽纸而改作铁圈蒙覆驴皮。清末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曰，「儿童玩好亦有关于时令」，如太平鼓者，「系铁圈之上蒙以驴皮，形如团扇，柄下缀以铁环，儿童三五成群，以藤杖击之，鼓声鼕鼕然，环声铮铮然，上下相应，即所谓迎年之鼓也」。

太平鼓在乾隆时期大量进入风俗画，即多系于岁朝，乾隆题画诗中也以「迎年鼓」为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丁观鹏《太平春市图》（乾隆七年）、姚文瀚《岁朝欢庆图》、徐扬《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乾隆二十六年）、董诰《绘高宗御笔甲午雪后即事成咏诗》，又无款《昇平乐事图》，都有击太平鼓的孩儿。《岁朝欢庆图》中击鼓小儿的旁边，有一个童子吹笙应和。《昇平乐事图》所绘却是童子手中的提线傀儡，粉衫白裙，葱绿的裤子，一手持鼓，一手持槌，鼓面上画着折枝花。「甲午雪后」之「甲午」，为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御制诗末联曰「迎年鼓听都昙响，欣与吾民庆序调」，所谓「都昙」，是信手拈取一个古称，这里实指太平鼓。玉粹轩通景画中女孩儿所持也正是一个太平鼓，并且太平鼓的写绘很是逼真，周环鼓面的铁圈，鼓柄下端缀着成串的铁环，均可见出质感，鼓面当心处是叶绿花红的折枝牡丹，藤杖之端顶了一个红艳艳的小鼓槌，身后吹笙的孩儿，自是与她同声相应，即如《岁朝欢庆图》所绘。此外，通景画和挂毯图案中的博浪鼓，原也是小儿戏具（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八年画珐琅锦上添花人物四寸碟碟心所绘图画），自未必待到岁朝，但它却同样是帝京岁朝各种欢声里不可少的一种。

火盆也是岁朝图中的图式之一。通景画里，当地一个带托座的鎏金大火盆，旁边蹲着的小儿右手拿香箸，左手捏香盒。火盆固冬日里的取暖之具，不过富贵之家平日里也会在火盆内焚上一两枚香饼子。《红楼梦》第五十一回，道麝月「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揭起，拿灰锹重将熟炭埋了一埋，拈了两块素香放上，仍旧罩了」。若年节，则如同书第五十三回所云，除夕时节，贾母正室之中，「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岁暮杂务」条所列诸事中有「炉内焚松枝、柏叶、南苍术、吉祥丹，名曰煨岁」。前引姚文瀚《岁朝欢庆图》绘庭院里的红漆矮几上坐一个大火盆，盆里燃着木炭，旁边一个竹篮，里面松柏等翠枝满插，一小儿正手拈一枝伸向炭火。故宫藏《弘历雪景行乐图轴》中也有类似情景。除旧布新之际，香炉火盆焚燃松枝、柏叶、吉祥丹，原属岁时行事之一，那么通景画中火盆旁边的孩儿嬉戏当不外此类。



清　丁观鹏　太平春市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姚文瀚　岁朝欢庆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徐扬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佚名　昇平乐事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丁观鹏、郎世宁等四人合绘　弘历雪景行乐图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通景画与挂毯图案中的人物妆束，诸如昭君套、遮眉勒、项圈、束发金冠、金寿星以及裙衫花色，等等，不免教人想到《红楼梦》中的形容，便是凤姐儿的「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第六回），「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第三回）；宝玉的「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第三回）。又第六十二回略述宝玉生日所得礼物，道「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这一类金银寿星，在清代首饰楼中即归入孩儿什作。（待徐生《燕市积弊》「首饰楼」条，曰首饰制作这行「另外还单有个『孩儿什作』」，「凡小孩儿所戴的升、斗、钟、印、铃铛、寿星、镯、锁之类，都归孩儿什作」。）

昭君套明代已经出现，时称卧兔。《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六回「妇人家常戴着卧兔儿」，便是此物。式样即如首都博物馆藏明代缂丝仕女人物壁饰中弹奏琵琶的一位佳人所戴。它在清代似更为风行。清尤侗《旅次无聊戏作香奁咏物诗二十四首》，咏帕一首曰「西风昨夜吹寒早，添上昭君貂尾长」，句下自注「时妆有昭君套」，即此。又袁枚致女弟子骆绮兰书：「刻下庆尚书寄紫貂四个，老妻制额上勒子，颇觉饰观，特分一尾奉寄妆台，可御临河风雨。且貂勒俗名昭君套，宜于容貌端丽之人，不宜于小袖窄身之女。」（庆尚书，庆桂一七三七～一八一六，字树斋，姓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尹继善第四子。乾隆二十四年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书札不曾收入《小仓山房尺牍》，此二十六通系自袁枚女弟子骆绮兰《听秋轩诗集》后附《听秋轩赠言》三卷中辑出）。

清代通行的项饰，大致有两种，即清高静亭《正音撮要》卷三《首饰》一项列举的「项圈」和「百家锁」，相应的实物，前者，有首都博物馆藏金累丝镶玉二龙戏珠项圈；后者，可以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地区出土如意卷云纹金锁为例。百家锁又称长命锁、寄名锁，多为男女孩儿所佩，也同小儿戴的金银寿星一样，归在首饰楼一应制作中的「孩儿什作」一项。长命锁通常挂在项圈下面，但也不妨系缀于项链。故宫藏孝全成皇后《璇宫春霭图》绘出项挂金锁的孩儿，一枚金锁便是垂在一挂金链下边，锁面上錾着「长命百岁」四个字。首都博物馆藏金累丝镶玉二龙戏珠项圈，形制与样式均类于清代舆服制度中的领约。至于典型的项圈，两端相对处通常分得很开，又或作成一对螭首，下边垂吊坠，即如玉粹轩通景画和挂毯图案中的女孩儿。又通景画中大理石围子的罗汉床上一个嬉戏的小儿，脖颈上挂一副金镶宝项牌，下垂璎珞和镶珠嵌宝的吊坠。小儿戴着的项牌，尚是宋代以来的传统样式（如江西星子县陆家山宋代银器窖藏中的银牡丹鸾凤纹项牌），故宫藏姚文瀚《钟祥衍庆图》中的两个童子也带着式样相同的项牌，其中一个项牌下缘垂一串璎珞。



明代缂丝仕女人物壁饰
首都博物馆藏



清　佚名　孝全成皇后璇宫春霭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金累丝镶玉二龙戏珠项圈
首都博物馆藏



如意卷云纹金锁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地区出土



清　金镶珠宝领约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姚文瀚　钟祥衍庆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银牡丹鸾凤纹项牌
江西星子县陆家山
宋代银器窖藏



二龙戏珠束发金冠
长沙市博物馆藏

通景画和挂毯图案中都有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的孩儿。它也见于《弘历岁朝行乐图》。一众小儿圆领袍，束带，均为明制，束发金冠亦然，（如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藏金累丝束发冠冠高二点六厘米，宽五厘米。又长沙市博物馆藏一件金二龙戏珠束发冠，通高二点九厘米，底径四点二厘米，尺寸大小均为止容一髻。）只是明代束发冠并不与圆领袍相配。金冠顶上一枝红绒球，却又是添了戏装的式样。乾隆本人所戴金冠式样则略仿明代的翼善冠。今人解读时每称之为「汉服」，其实是清人所认为的「古装」，而泰半取自明代服装。



《秋庭戏婴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玉粹轩通景画原是奉旨而制，必要迎合乾隆趣味，绘笔因以图式、器具的妙用而讨巧，比如围着绣墩插花的小儿，便是移用《秋庭戏婴图》绣墩旁两孩儿推枣磨的图式，「画」中「画」的小儿折梅，则与《扑枣图》相仿佛。两幅宋人画作均经乾隆赏鉴，且钤印题诗，将之作为通景画中的单元构图而分别融入场景，自当使龙心愉悦。

图中又有一具斑竹茶炉，也与乾隆趣味密切相关，仿自惠山听松庵的竹茶炉不仅是乾隆茶舍以及宫中起居之所的长备之物，而且竹茶炉的风雅故事屡经乾隆题咏。（《大清一统志》卷六十「竹炉山房」条：「王舍人绂画壁并竹茶炉，在听松庵，绂尝病目，寓庵之秋涛轩，既愈，图庐山景于轩之左壁，黄少保淮乃题长歌于其右。时有竹工至自吴兴，因造炉式，编竹为之，高不盈尺，圆上方下，类道家乾坤壶，规制精密，并图画以传。后壁毁于火，竹炉及诗卷移贮惠山寺，改惠山寺弥陀殿为竹炉山房」，「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翠华南巡，屡驻清跸，御制竹炉图诗及王绂竹炉煎茶图卷，三叠前韵，并颁赐御书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王问《煮茶图》相对看，更可见出这一图式所蕴含的古典意趣。岁朝图里植入烹茶场景，竹茶炉于是顺理成



《扑枣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竹编铜茶炉
故宫博物院藏



《煮茶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章点缀其中，以贴合帝心「几暇怡情」之「得佳趣」。（两方均为乾隆鉴赏印，曾钤于明沈贞《竹炉山房图》。）

以仕女婴戏象征富足和美，自唐以来即逐渐形成传统，历代画家都有这一题材的创作，清宫绘画也不乏此类作品，且常把它作为岁朝图的表现形式之一。玉粹轩通景画既非为特定人物写照的行乐图，亦非以忠实写绘为要的历史画，图绘罗汉榻上的嬉戏小儿身穿蟒袍，并无身分之特指，因为蟒袍本来也通用于宫禁之外。（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衣服上所织四爪者谓之蟒，民间通用。」）此图与其说满溢宫廷气息，不如说在在呈现乾隆趣味。由清宫造办处档案可知，朝政之外，宫廷用器制作的诸般细务，即如造型、纹样、材质调配乃至尺寸长短，均出「圣裁」。玉粹轩通景画本来就是御旨的产物，意匠缜密，笔致精细，构图布局诸般细节的种种讨巧以及线法画经营出来的视象空间，自然都是缘于君心所喜。作为岁时纪丽之作，它既遵岁朝图的程式和基本构成元素，而又剪裁得体，且时有逸出程式之外的一笔，因得以在同类题材中稍稍胜出也。